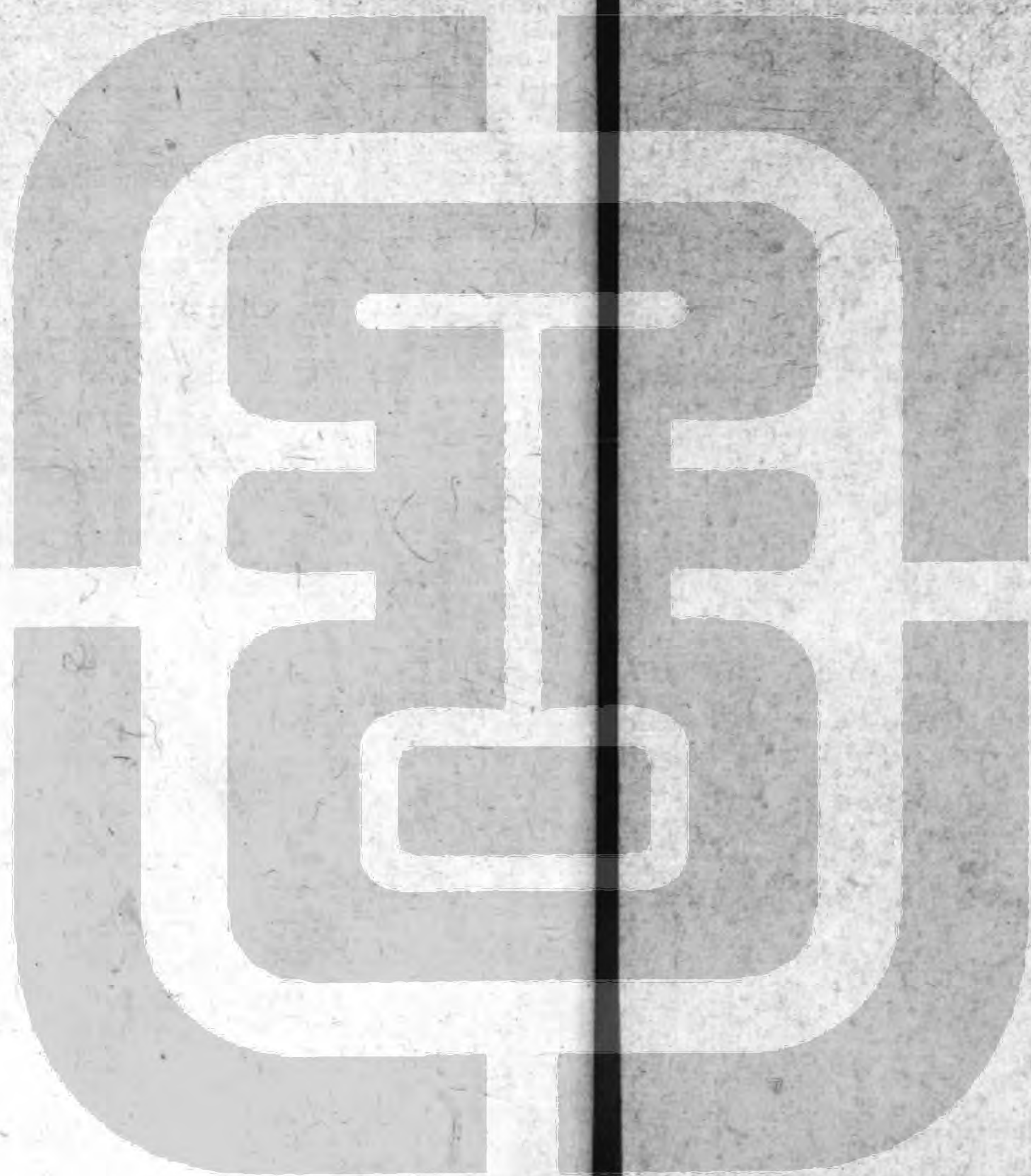


六十九

天啓七年至崇禎元年



國權

鹽官談遷孺木著

思宗紹天繹道剛明恪恭揆文奮武敦仁茂孝烈皇帝

御諱

由檢光宗皇帝第五子母才人劉氏萬曆庚戌十二月廿

四日生天啓元年九月

封信王沉朗英敏令望蔚著

中外知其潛德魏忠賢橫時善自戢晦忠賢心懾之故不

敢奸顧命七年二月冊妃周氏

丁卯天啓七年

八甲午朔乙卯熹宗皇帝賓天王即日入臨至乾清門

西向坐。王時自危，袖乾糲以入，不食。大官饌也。群臣亦無一人至。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瑞携劍過，即取視其劍，留几上，許以賞。聞巡徼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饌，毋從。取乎侍者云：問之光祿寺傳旨，取給歡聲如雷。群臣俱在邸，卜明日入朝，且否。厥明至殿門，閤人不令入，告以宜用喪禮。既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群臣奔走出入者三哀，訢閤人得入。臨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各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群臣出，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事未可為止之也。尋群瑞議梓宮寓乾清宮如神祖光宗時。殿下暫寓殿廡，閤臣謂弟與子不同梓宮，奉別殿。上御文華殿如世宗時。又中宮移慈慶宮，諸貴妃附焉。或謂不當附，乃止。

桂王府成

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孫國禎報東江之捷

丙辰禮部上登極儀注

丁巳信王即皇帝位於中極殿，昧爽，衣冕，告天地，謁奉先殿，仍詣大行几筵及庶祖母宣懿昭妃。氏并皇后午

刻御殿受朝母賀朝時倏天鳴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胡廷宴以固原關舊餉十五萬九千餘金兵有十月不支者乞部速給章下所司

督餉戶部尚書黃運泰言關門馬草冬春二季以三百六十萬為額每束價五分該銀十八萬兩向繫永薊召商買納滋弊今請以召買之價竟輸關門收買誠便從之

戊午諭禮部上皇妣貞靖賢妃尊謚及祔葬

己未頒即位詔于天下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庚申命大學士施鳳來同太監李永貞詣天壽山擇先

帝陵定於澹峪

止命婦入臨

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孫國禎叙毛文龍宣川功頒及厥

臣

上問司禮監太監王體乾立枷之事對曰專處鉅惡曰工

曰亦慘甚

癸亥大賚文武諸臣及邊士共二百三十萬金

九甲子朔分鎮柃林口太監楊朝報掠漢虎墩兔以醉為婦哈也刺死掠漢地名元小王子之裔嘉靖間掠漢打來孫

避俺答之強與子土蠻大成等自宣府塞外移遼左順福
餘諸部以自立土蠻生卜彥卜彥生虎墩兔原與俺答吉
囊兄弟同姓實棟主而俺答臣也俺答封王後至卜石兔
得素囊之妻兼併其地虎墩兔復強卜石兔走河套建
雖畏棟漢以其淫貪失馭易餌也棟漢日西向蠶食白言
諸部

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任不許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不平五事乞身求代不許

丙寅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

太監魏忠賢乞免戶部喪禮香蠟三萬金從之

西虜犯寧夏鎮朔堡洪廣營總兵吳盡忠拒卻之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蘓茂相請復放折兩月之例從之

丁卯司禮太監王體乾辭任不允

戊辰平遼總兵毛文龍訴乏餉

定頒詔使臣

己巳戶部尚書郭允厚言國諱印色藍易濃溷請錢糧事

獨硃印許之

庚午巡撫宣府右都御史秦士文為兵部右侍郎兵科

都給事中楊所修為南京通政使
戶部奏令山東河南北直漕河黃河兩岍二百里內郡縣
應解金太倉京邊各照時價改本色運至河上官自為解
庶軍民交濟 上從之

巡撫天津戶部尚書黃運泰奏預計關門內外糧料計關
內兵六萬各月米五斗歲夫共七十六萬七千六百石班
軍兩防該米七萬二千石馬騾二萬四千匹四月至十月
月九斗十一月至三月月一石二斗歲共二十九萬五千
二百石預備料荳二萬石計關外兵八萬歲支米四十八

萬班軍二萬歲夫十四萬五千石加預備糧米三萬五千
石馬騾三萬五千匹歲支荳四十三萬五百石加預貯料
荳三萬石通計米荳一百七十八萬三百石米派臨清德
州倉餘米廬鳳淮揚召買荳派畿郡召買外有鮮米十萬
石鮮布萬匹俱宜先期料理部覆從之

定先帝山陵於澹峪嶺
壬申御門

丙子朝鮮國王李倬告困諭先帝已棄群臣朕嗣位其
知之

瑞王府成督工學中工部郎中王惟先入朝奏頌厥臣
戊寅叙三殿功廕內臣錦衣衛指揮僉事十二人正千戶
四十七人

故貴州總兵官魯欽贈少保謚 立祠廕本衛指揮僉

事世襲

己卯右副都御史署南京通政司使楊所修言兵部尚書
崔呈秀工部尚書李養德太僕寺少卿陳殷巡撫延綏右
都御史朱童蒙俱奪情非制上責其輕詆
工部尚書薛鳳翔求發帑百萬有事山陵命半之

庚辰進李從心太子太師李精白劉詔兵部尚書兼右副
都御史

進張繼世山東按察使孫繼錦山西右布政使兼按察司
僉事仍故

壬午許太僕寺少卿陳殷守制其兵部尚書崔呈秀不允
癸未宰賽百餘騎犯 參將高勳拒之擒七人

甲申上聖母貞靜賢妃劉氏尊謚曰孝純淵靜慈順肅恭
毗天鍾聖皇后

丁亥國子司業朱之俊論監生曹代何陸萬齡儲寓奇誑

祠挾遁宜罪命下獄
戊子諭停刑

督師遼東兵部尚書王之臣言西虜都令色俾乃蠻黃把都等以數萬人東投建
幸其部落多不願往建亦疑
忌不令渡河其部衆已大半西投虎墩兔憨今乃蠻黃把都部落夷目能乞兔金歹青等男婦共五千七百三十來
降臣令總兵杜文煥尤世祿侯世祿朱梅副總兵王牧民
祖大壽受之下部議降夷置塞外
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奏廣納事例

太監魏忠賢乞止建祠
上優荅之其前賜額許如故餘

輟

己丑巡按陝西御史袁鯨上言秦隴以西巖險鳥道一夫
當關萬人俱廢過此階文徽成番漢雜居礦徒嘯聚又過
此河洲之西即海虜蘭州之北即松虜海虜兄弟六枝兵
十數萬乞慶台吉黃台吉最黠黃酋見住西寧七月內叛
番黃明策為引導縱橫於松山鎮之間每借市馬入城勾
連北虜今且岌岌矣甘鎮兵馬喊於援遼京運緩於呼唐
至臨沅靖一洮岷兵糧俱西與鳳翔平涼額編民運今欠

至一二二年何以稱有備無患也
庚寅立妃周氏為皇后嘉定周奎女選妃日授奎南城兵
馬司副指揮今進軍都督府同知
進張素養右副都御史專理京營姚祚端為太僕寺少卿
朱大啟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陸文獻
為太僕寺少卿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為太常寺少卿
太師寧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並給鉄券
辛卯詔曰朕聞坤順承乾兩儀乃以奠位內治贊外六合
斯以蒙休王化攸闋典禮是式朕荷天眷命序纘洪圖深

惟儀刑於萬國宜首崇位於母儀妃周氏受命先帝配
朕潛邸含章體順懿範克紹前徽率禮蹈謙淑德允稱作
合是用祇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九月二十七日冊立為皇
后正位中宮於戲佐一人以至堯弘開有道之長叶三靈
以永綏益祈無疆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先是詔曰朕
惟恩深鞠育孝大尊親自古帝王暨王暨我祖宗列聖
膺圖纘祚莫不致隆所生蓋以昭罔極之報而教民孝也
恭惟聖母光大含弘幽閑貞靜輔翼皇考誕予眇躬
勤顧復之洪慈劬勞靡替廣啟迪之懿訓諄篤有加朕茲

獲以幼冲寅承大賢瞻維兄終之及甯縣慈慶之鍾至德
難名尊養靡及爰舉哀榮之典或昭追報之恩參稽禮文
尊崇謚號乃於天啟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祇告郊廟社稷
奉冊寶恭上尊謚曰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鍾聖皇
后光遐禮於九京播休聲於八表於戲至哉坤元詎模聖
善之彷彿渙茲大號用昭祥發之根原布告華夷咸使知
悉

癸巳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各
疏頌厥臣請祠不許

十甲午朔廣西大盜胡扶龍平初潯州之龍山扶龍據之丙
寅掠上黃村及於武平守備蔡文龍敗沒廣西巡撫王尊
德以副使潘應龍剿之集左江兵三千七百人以叅將康
承爵領之徵右江兵四千餘人以叅將范景文領之二月
進師得賊黨廖扶西為內間知胡道貴為謀主遣土舍陳
威說道貴勸賊歸舊巢威等伏兵於旁執之兩江之盜始
息

丙申工科都給事中郭興治言五事開經筵勤召對慎起
居補考選課職業上是之

丁酉陽和衛正千戶劉效祖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封弟姪文炳文耀並兵馬司副指揮周奎為都督同知皇后父

司禮太監徐應元廕錦衣衛都指揮同知王之政王國泰王永祚廕指揮使又廕徐應元周世德商輔明正千戶曾文學張宗德李承恩徐延年商作霖黃一魁李天壽副千戶王之政王國泰王永祚范壽寧百戶又藩舊御前太監王佐陳秉政齊本正張永慶王永年廕百戶並世襲主事已亥故大學士魏廣微贈太師故

常寺少卿王繼曾為太僕寺卿諸允修為南京光祿寺卿

鎮安伯徐汝孝進太子太保

進大學士黃立極太保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左柱國兼夫尚書俸各廕中書舍人

翰林院檢討師雅助等頒 孝純皇太后於諸王

太監涂文輔搜太倉節省餘銀萬二千金進備恩齋上

善之

庚子 上 熹宗達天闡道教孝篤友章文襄武端靖穆

愍皇帝初本哲 上定為愍

辛丑頒詔於天下
遼東前屯火燬三千八百餘家
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言南京通政使楊所修奏仰體聖
孝諸部臣屢疏乞去夫君臣上下可相安無事而播弄多
端葛藤不斷聞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欲因事生風憂不在
小乞勅下廠衛五城緝訪有旨群臣流品經先帝分別
澄汰已精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許揣摩
風影致生枝蔓

談遷曰甚哉僉人之過慮也現覓將銷兔窟欲避遂以
緹校箱結將來之口李斯督責詬誅新主幸未中其說
薄示優容彼輩益自以為得計矣逐漁者濡逐獸者趨
無足怪也

御史李蕃賈繼春為太僕寺少卿
許浙江提學副使樊良樞致仕
辛丑詔曰帝王盛德弘施昭懿範於當時者皆有顯號今
名祔諸廟享傳之萬禩蓋非獨表章前休正以永垂後美
也恭惟皇兄大行皇帝仁孝承先憂勤勵治兩朝聖德
經闡繹而炳若日星三極宸居善繼述以垂茲堂構王道

正直挈繩準於朝端聖武旁昭暢威靈於遐域蓋惟知人而善任以致外攘而內安御宇秉乾於茲七載故休敬之疊至謂曆數其未央何期一人宵旰之勤竟貽率土攀號之痛顧余涼德肇緒丕基念在耳之遺言愴因心之難報適追前烈用率舊章協衆論之僉同薦鴻稱於不朽乃於今十月七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奉丹寶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愷皇帝廟號熹宗於戲賓天之駕雖遙敢忘陟降載德之名無斲尚見羨墻布告萬方咸使知悉

曹履吉為光祿寺少卿添注

壬寅翰林院侍讀徐時泰檢討雷躍龍李石琳補日講官大寺理右寺正許志吉報籍吳養春家貲共六十萬五千有奇程夢庚十三萬

大學士黃立極等請開經筵命俟明春日講即十六日始司禮太監王體乾魏忠賢廕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贊襄典禮也

增武舉二十人

命中軍都督府

總兵王世忠出關撫夷世忠故南閱

遺裔也仇建來歸與虎墩兔憨為姻嘗使候其營故督師王之臣奏遣

姚士慎蔣士聰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王灤為太僕寺少卿吳光義為南京太常寺卿

朝臣各捐助陵工

甲辰鑄山海中路總兵關防

議大行陵費二百餘萬

錄東江功太監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等及胡良輔金捷

郭尚禮各賡錦衣衛指揮同知苗成指揮僉事郭尚禮干

戶邊進朝等二十一人各百戶崔呈秀等賡錦衣衛指揮

同知餘賜金幣有差

乙巳劉宇亮為南京光祿寺卿虞德隆為南京太僕寺少

卿

諭追尊光廟莊妃李氏上念幼時撫育也

丁未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與舊輔馮

銓爭權嗾吳淳夫攻之淳夫一節官不數月已躋卿貳於

是群趨其門未幾河南道闕越次用倪文煥其弟凝秀為

浙江總兵尤可異者以不祥之人經理三殿工程云云呈

秀奏辨兼求守制不允
已酉始日講御文華殿禮部侍郎孟紹虞王祚遠
允孔貞運翰林院侍講徐時泰檢討雷躍龍李若琳倮直
是日講大學堯典各首節帝鑑圖說一則上退御便殿
召閣臣講官示以御書故事日講官一直講一直讀、五
次御隨讀始講是日免進讀越三日免講帝鑑圖說改祖
訓通鑑

庚戌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趙南星卒南星字夢白高邑
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汝寧推官己卯擢戶部主事癸未調
文選司員外郎憂去癸巳進考功郎中佐內計澄如冰鏡
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黨首相沈一貫黷橫片一貫銜之
借他事削籍家居三十餘年泰昌初起太常寺卿歷工部
侍郎壬戌冬進左都御史癸亥主內計旋進吏部尚書
渴善仇惡風行斧斷初家居時以丙辰丁巳內計趙興邦
示詩教等亂政掌癸亥計典著四凶論以斥之其方入朝
也大理寺卿金壇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懽南星益鄙
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
微以父執自居因力排之中旨削奪巡撫山西郭尚友誣

其賍追論成振武衛子清衛成莊浪衛甥王中龐成永昌
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崇禎初赦至巡撫年志夔護璫必
需部符方釋卒於成年七十尋贈少保謚忠毅予祭塋
瘞清衛中書舍人
高汝斌曰高邑自司理以至統鈞^勁節剛方以砥礪朝綱
主持世道為己任中間觸忤權逆保護忠良心惟不昧
合則留不合則去丰裁凜凜有古大臣名而其大者尤
在剖露良心惟不昧良心是以自家性命一切置而不
顧甚而室家永訣骨肉投荒舉不足動其一眴噫劉忠

宣曾以逆瑾遠戍高邑方之忤璫事既同受禍又復不

異使得天假以年其事業寧以忠宣終哉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又劾兵部尚書崔呈秀貪淫橫肆及

吳淳夫倪文煥李應薦等上未即罪

壬子海盜鄭芝龍鍾斌破海澄入中左所總兵俞咨臯回

郡

癸丑順義王卜石兔上表貢馬自萬曆癸丑襲爵與邑令
台吉爭事屢率衆脅邊七月同哈喇慎王子五格台吉與
棟漢構釁住威寧海子大同總兵張象禎嚴為備至是始

貢
乙卯起岳和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贊理軍務
丙辰工部都水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
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稱功頌德
為事厥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
罷諭開國爵列三等蟒玉徧宗親京堂濫乳臭也外廷奏
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禮至祝釐徧於
海內奔走狂於域中士習漸降莫此為甚云云上不問
丁巳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劾崔呈秀不忠不孝報聞

戊午兵部武選主事錢元愬上言邇年以來百辟卿士不
媚天子而媚奸臣至與廝賤隸賈緣板附立躋顯要玷列
卿行污濫朝署常伯有績貂之誚爛羊興閭內之謠甚非
盛世所宜有也厥臣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
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群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
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
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
之狡兔三窟與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鄙鳩自固
勤輒傳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為馬誅劔士類傷

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鈎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
桓温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網
吉網先帝念忠賢有驅使之微勞間譽言之日至豈料
其威權趨附之至此使先帝而早知其橫竊亦必有以
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勞貸之不死且勒歸私第敬士
翰蓄藏使內庭無屠火之憂外廷無尾火之慮魏良卿輩
既非開國之勲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汚此彝章
速令解組褫紳長農沒世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鍛煉驟
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陳大同號稱長

兒之田爾耕寧國契友之門太始龔冀明等凡為牙爪俱
明暴其罪或強或放奸黨肅清九流澄徹報聞

己未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守備
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太監孟進並
免

刑部廣司員外郎史躬盛論魏忠賢罪狀舉天下之廉
耻漸滅盡舉天下之元氣剝削盡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
舉天下之生靈魚肉盡舉天下之物力消耗盡報聞
御史吳尚默劾崔呈秀之去即與魯司魁兩觀之誅何異

凡負譴而獲免與顯擢而詭得未有不夤緣於呈秀也金
珠非異而市麗姬銓司之權卿貳之推輒行罷斥不知幾
何人也且臺臣法紀之司也曾未有一院而四憲臣有之
自呈秀始總憲獨坐之位也曾未有獨坐而兩有之自呈
秀始先帝不豫不親政務而連章累牘頒爵賞而列封
廕群臣謝恩即賓天之日以此定賊臣之罪案而魏忠賢
之案亦可以言也茅土傳於一時廟食遍於天下誠從賊
臣以問厥臣能無媿心石
庚申貢生海鹽錢嘉徵上言數魏忠賢之罪曰並帝封章

必先闕白至頌功德上配先帝及奉諭旨必云朕與厥
臣從來有此奏體子曰茂后皇親張國紀未羅不赦之條
先帝令忠賢宣皇后戒旨不傳致皇后御前面折
逆奸遂羅織皇親欲致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薄愆不
然中宮幾危曰弄兵入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
工內偏宮闈操刀劇刃砲石雷擊曰無二祖列宗不
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仗馬輒
斥蠱毒縉紳蔓連士類凡錢穀衙門邊腹重地漕運咽喉
多置腹心意欲何為曰剋剽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不

及福藩之一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棟遷膏腴不下萬頃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襲尚公之爵覲不知省曰邀邊功建一祀順以來墮名城殲士女殺大帥神人共憤今未恢復尺寸地廣寧稍捷袁崇煥功未克終席不及煖忠賢冒封侯伯假遼陽廣寧復歸版籍又何以酬之乎曰朕民脂膏郡縣請祠不下百餘計祠費不下五萬金歃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膏血曰通同關節順天鄉榜二十六日折卷而二十四日崔鐸貼

出復上賢書其彙錄要結不可勝數疏上報聞

予故大學士朱國禎祭墓謚文肅

東中棟漢西攻擺言台吉哈喇慎諸部諸部多潰散或入

邊內避之

辛酉戶科給事中段國璋劾吏部尚書周應秋

工部郎中領太僕寺少卿湯齊奏薦姜曰廣

陳仁錫楊世芳給事中王夢尹黃承吳虞廷陞報聞

許太監魏忠賢引疾辭爵寧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

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

事
河南道御史倪文煥吏部郎中周良材劾免

太監徐文輔辭監視倉庫

兵科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下吏部勘處

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南京兵部右

侍郎潘汝楨及崔呈秀子鐸倖舉報聞

吏部張元芳免

釋鄧漢遣戍

壬戌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督師王之臣疏示

之曰王之臣自云贅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耳可盡

撤各邊內臣以勅上

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上事保聖躬正疏體重爵賞敦

名義課職業罷祠費開言路於廢臣報聞

工部尚書吳淳夫太僕寺卿白太始官生尚寶司卿魏撫

民並劾免

東廠太監王體乾有罪免

肝甲子朔巡撫宣府右都御史秦士文報揅漢兒即虎墩

兔慙爭哈喇慎所分部落謀犯塞且豫為備時虎墩兔慙

傾巢而來以舊遼陽讓建特殺哈喇克直抵殺胡堡克歸
化城奪銀佛寺收習令色等文泰士大時射殺長明武塔

戶部主事劉鼎卿劾大學士黃立極報聞

東廠太監魏忠賢安置鳳陽諭曰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
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懲
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列逆惡魏忠賢罪狀具已洞悉竊
思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報國酬遇專逞
私殖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孽皇兄懷
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令冤未雪偏裕妃張氏

立致棄生借旨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又同心腹酷
刑嚴拷誣捏賍私立斃多命他若褻謬痛於杖下柔良苦
於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極人
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裡為奸先帝彌留之時猶叨
恩晉秩已有紀極賴祖宗在天之靈天厭巨惡神奪其
魄罪狀畢露朕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貯庫傳國異珍異寶金銀等朋比侵盜幾空
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寘鳳陽二犯家產籍沒入官其
冒濫宗戚俱烟瘴永戍於戲大奸脫距國典用彰尚麗於

辟情罪允孚初上神明自操忠賢黨林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始自相携貳猶未刺忠賢也陸澄源錢元懋直罪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乃詳盡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不動容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為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魏之異賢結弟兄告以辭東廠印應元果為間至是謫忠賢鳳陽祖陵司香命太監張邦詔等籍容魏二氏

談遷曰逆閹在於肘腋若急霆迅雷以處之事或巨刑惟探驪如睡市虎不驚彼志漸安疑忌稍泯思長保鄙塢當不失為富家翁始出之外宅尋置中都紆徐容與然後司寇操三尺以律之或曰良卿輩俱屠沽下劣崔呈秀田爾耕葦俱淫黷逐臭諒不同心作賊何事過計噫長木之標無不仆也瘞犬之噬無不噬也與其一擲

寧為萬全

諭禮部復先帝成妃李氏封號
釋薊鎮兵備道耿如杞獄復原官

吏部尚書周應秋免

夏允彝曰當逆璫時舉國皆狂最甚者為五虎五彪然

皆由崔呈秀以進或謂李夔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尚有
甚焉者如周應秋為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言其罪亦
不在虎彪下也

工科給事中陳維新論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報聞

乙丑太僕寺少卿署浙江道御史合肥龔萃肅太僕寺少

卿署江西道御史淄川安伸各劾崔呈秀等報聞

安置徐應元於顯陵明年二月成鳳陽

張凌雲陳大同各劾免凌雲等俱匠役官太僕寺卿

河南提學副使滿曾紘奏薦前翰林編修陳子壯方逢年

纍臣耿如杞等

丙寅兵部尚書田吉免

戶科給事中李覺斯奏薦東林諸臣前兵部尚書王永光

詹事蕭命官司業賀逢聖庶吉士楊汝成馬之驥閃仲儼

等宜開其禁錮從之

太僕寺少卿劉徽言四事君德主權王道人情報聞

丁卯諭兵部曰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而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蠹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人命狠如狼虎本當

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將素畜凶命

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
官旂袒解押赴跟隨群奸即時擒奏入命外以蘇武本
太僕寺卿署浙江道御史張文熙奏薦前御史高弘圖糾
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劉志選命削志選籍
戊辰徹各鎮內臣諭曰軍旅國之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
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筭得然勢敵則交諉力均則相擊自
非審以期何繇出令制勝先帝於宣寧閔薊寧遠東
江等督撫外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此亦內
外督臣意見參商嫌疑萌構彼此自命咸稱贅員得且相

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其能堪此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
朕今於各鎮守內臣概撤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
修備有事卻敵俱聽經督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
相軋以藉其口各內官速馳驛回京原領在官器械馬匹
如數交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開數具奏其自備器械
馬匹帶回毋阻

庚午復撫寧侯朱國弼俸

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孫雲鵬免

部尚書李虞夔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朱童蒙免

左副都御史署工科給事中郭興言論崔呈秀魏忠賢之
罪不工是之皆福建道御史王會圖劾崔呈秀妻弟蕭惟中本倡家今
任家雲都司濫秩至此報聞

罪監魏忠賢宿阜城尤氏旅舍其黨密報上旨知必不
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少欽博無賴至為傭汲忿而自
闔客其資之直東宮侍皇孫以飲食中其欲初直東宮
有風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
紅客氏七量糠車過壓塔蘆溝橋忠賢祖墓直蘆溝橋忠

賢後欲報客不再值

辛未禮部儀制郎中劉夢潮論都察院右都御史署順天
府尹李春茂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黃憲卿俱媚祠春茂
免春茂奏辨不聽

壬申戶部員外郎王子履劾崔呈秀及吏科都給事中陳
爾翼黨奸又薦舊輔韓爌等命削呈秀籍追奪告身陳爾
翼之疏自矛盾命冠帶閑任舊輔韓爌清忠有執下所司
知之爾翼又疏辨守履當上早朝御門出班面糾爾翼
以上以守履突出鐫三級調外

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單明調免

下魏良卿鎮撫司獄

癸酉刑部陝西司主事耿應昌言四事釋累臣遵法律重

詔獄禁告密

戶部四川司郎中加貴州布政司右叅議劉應遇言天下

六天若諸臣逮繫諸臣獄死諸臣追贓仕塗去就新進禁

錮廷臣被劫工然之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

屬

甲戌復故太監王安官予祭墓立愍勞祠

戶部尚書張我續刑部左侍郎陳九疇免

刑部院曰巨惡魏忠賢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

密聽群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數年蟻誣不知

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囚蔽日沈黑彌天冤抑所積上干

玄象致星隕地裂歲祲兵連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

臣民之情稍舒而詔獄游魂猶鬱錮籍譽髦未伸豈所以

成朕維新之治今應褒贈即與褒贈應廕卹即與廕卹應

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應開釋即與開釋勿致

久淹傷朕好生之意時崔呈秀歸薊州列姬妾并羅列珍

異酒器縱飲一杯即擲壞之飲已自經
降刑部主事耿應昌三級調外應昌先請裁革東廠再被
詰責故有是命
乙亥工部尚書楊夢衮請停新例停准貢停納通判運判
停納附學生停納王官長史
丙子崔呈秀子鐸覆試僅構二義命削籍後戊邊
刑部尚書薛貞總督薊遼兵部尚書劉詔免
戊寅夜月食

己卯廷推閣員孟紹虞錢龍錫楊景辰薛三省來宗道李

標蕭命官周道登劉鴻訓房壯震曹思誠是日
臣及吏科都給事中魏炤乘河南道御史
宮拜天訖卜之遂九諸臣名納於金瓶筋夾之得錢龍錫
李標來宗道楊景辰閣臣以時艱求益復得周道登劉鴻
訓而次所夾王祚遠為風墮覓之無跡事訖則九落施鳳
來身後也於是進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
鴻訓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官召龍錫標道登

鴻訓

趙維畧曰論相須評品望拈枚非體昔五季時唐廢帝

從珂嘗納數名琉璃鏡中挾得盧文紀後相業亦不光
蓋上英智特借此以破阿黨真謂是能得人也

諭月食脩省求直言無東閣大學士並言曰請擬新監
南京兵部尚書劉廷元叅太監劉文燿並言曰請擬新監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直糾諸臣最著之贓如大營田吉
田爾耕吳淳夫及兵部郎中王登三吏科都給事中陳爾
翼等報聞

庚辰乳媪容氏赴浣衣局掠死太監王文政主訊之招宮
人任身者一人蓋出入掖庭多携其家侍媵覲如呂不韋

稍更數月事忍言哉幸天奪之速也子侯國興下獄

辛巳錦衣衛指揮方弘瓚奏陳本衛利弊且薦南鎮

撫司劉僑前北鎮撫司徐本高上是之

大興知縣饒可久訟故左副都御史楊連之枉且乞改三
朝要典上以要典未易輕議鑄二級

壬午御史楊維垣叅太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報聞

工部虞衡郎中劉鍊加太僕寺卿

癸未監生山陰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
李國樞當魏忠賢專權不能匡救且揣摩意旨專事逢迎

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今宜俱罷又總督張樸史永安
安巡撫毛一鷺秦士文王點姚宗文楊邦憲李精白郭增
光巡按卓邁盧承欽許其業劉弘光黃憲卿俱請祠乞加
寵奪而薦舊輔韓爌劉宗周林鈺故修撰文震
孟顧錫疇方逢年庶吉士鄭鄞給事中沈惟炳郝士膏章
允儒熊奮渭御史王心一等宜加錄用上以逞臆輕詆
下廷訊論杖除名時法司引卧碑惟生員不許言事律
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冷文輔小火司香鳳陽
工部尚書楊夢袞孫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龍免

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
夔龍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
應元為五彪

乙酉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陸獻明言安位雖以水西為
穴而貴陽城北綿亘千里謂之水外步、仲苗時、報賊
賊一過河仲苗群起應之在滇則安效良在西粵則泗城
等州而蜀之鎮雄四土司皆賊之應援而奢崇明結賊同
謀於水內故安邦彥等桀驁難馴若得蜀兵五萬分扼於
永寧遵義滇兵五萬進蹙於霑益烏撒一帶黔兵七萬

分布於思腊三空陸廣之東西同時並進則賊可授首也
今滇蜀既無協應黔兵僅五萬止分布一面安能困賊云

巡按直隸御史卓邁言司禮太監李永貞習於文字摸於
窺瞰其校過於忠賢乞下法司明正其罪遂下永貞獄
丙戌巡視南城御史王會圖執左都督楊六奇蓋魏忠賢
壻走蘆溝橋執以聞

故右都督張國紀訴寃復之

丁亥巡按山西御史劉弘光言四事勸召對廣考選辨寃

抑惜人才 上是之

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削籍籍其家爾耕婪毒好羅織都
察院經歷許九臯劾之

戊子湖廣道御史曹谷以戶部主事陳此心請解禁錮并
改三朝要典獨不思要典為三朝慈考作也必不可更報
聞

張惟一李魯生潘士聞並辭寺少卿

己丑司禮太監李永貞戌顯陵初永貞辭任聞逆賢欺其
黨徐應元王國泰俱危於是魏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

政各五萬金各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李永貞知之即遁久而獲之赴戍所
大學士黃立極免賜金幣廕子尚寶司丞遣送行人歲給廩役

瑞王分封漢中莊田一千頃畝稅三分有司輸納本省不過頃四川河南協取之

止蘓杭織作諭曰朕自御極以來攷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蘓路織造雖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

生朕甚閔焉今將蘓杭見在織造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回員闕暫停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蘓茂相言京軍歲放三百餘萬石今京通二倉米止百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猶以舊積支吾後將何繼錦衣衛官於萬曆間僅一萬七千七百六十餘人逆璫增補見在三萬六千三百六十餘人多支米二十七萬有奇文思院匠官冊七百五十三人今

增補見在三千二百八十人，多支米三萬餘石，乞查覈
上從之。

曹思誠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改蘓茂相刑部尚書，趙霍維
華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張鳳翼為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軍務，起袁崇煥都察院左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添註王應豸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
順天。

辛卯，沈自彰辭兼太僕寺卿，光祿寺少卿岳駿聲辭兼都
察院右都御史。

太僕寺卿梁夢環劾免。

癸巳，戶科給事中李覺斯言京中五虎五彪之謠，王守履
且疏具遺五虎之一臣訪為倪文煥，命下文煥獄。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特留佐大計。

是月，種漠虎墩兔愁與習令色盟歸化城，以合犯氣。

喇嘛守之，東行降兀慎，擺腰明暗等酋。

十月二十甲午朔，廷議崔呈秀罪狀有旨，呈秀負國忘親，通同擅權。

雖死尚有餘辜，法司其按律暴其罪。

乙未，監生王之鼎言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害民。

命免志吉尋下獄

吏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許宗禮乞休不允刑部
左侍郎李若珪疾免

賈繼春為右僉都御史秦士文為兵部左侍郎

丙申翰林院侍講孫之獬言三朝要典近謂逆魏禁錮人
才之書意 祖宗在天之靈愀然不安乞 皇上親序其

首仍命史館以處分魏崔事附錄庶要典自明逆黨自正
矣

談遷曰孫之獬非護要典也護纂修要典者也度不自

堅駕求宸翰心勞日拙人見其肺肝然意將燹廟序不

足重乎亦自見其矛盾矣

工科左給事中加右副都御史陳維新言要典不磨母容

更持兩可報聞

丁酉覈魏忠賢戚屬諸閹濫廕

戊戌解經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謝文錦為南京右

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己亥上 皇嫂張氏尊號懿安皇后居慈慶宮

劉漢儒等十一人為給事中甘學潤等十四人為試監察

御史

故貴陽府同知王胤昌祭整立祠廕子世駿錦衣衛百戶
撫寧侯朱國弼論戶部尚書郭允厚媚璫報聞

戊戌吏部

周家椿劾免

崔應元王蒞民魏持衡俱免

耿如杞為太僕寺卿

前富平知縣劉勅上疏頌八箴覲復原官切責之

庚子郭存謙為光祿寺卿

辛丑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奏臣等近為

監生胡煥猷疏論杜門省咎荷蒙溫綸令臣等入閣辦事

臣等思從來大臣罪過深重至為逢掖書生所指如臣等

之辱朝廷而羞當世者也煥猷以魏忠賢碑文責臣等不

能拒而阿意為之不知臣等實未嘗為忠賢作碑文也彼

其食客游士能為忠賢効筆札工諛言者何限且假言先

帝之嚴命索臣等官銜臣等能不與乎與之亦臣等之罪

也然以忠賢之勢取旨如寄而謂臣等敢惜其微銜以櫻

喙虎之怒子至於取旨褒贊則亦往日一二文書官稱工

命便依票擬之一言不合則令改票甚則嚴旨切責此事

從來俱在臣未承乏之先為日已久臣等不盡受罪但稟
擬不能盡其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操虺蝎之毒以
隨臣等之後蓋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而視臣等之生
死亦輕也且夫以去就生死爭之而有益於國猶若可為
也虎狼之性愈觸則愈怒今四年來乳虎蒼鷹羅鉗吉網
毒徧天下去就死生之爭其效可見於此矣不得已徘徊
其間冀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臣等區區之心耳
黃道周曰 嘉廟朝枚卜十二人而預附逆者六人可
謂遭逢之不幸然其不得已之情亦昭、可見觀黃施

李四公之辨胡煥猷則當日之情事可得其概矣其固
位羶榮之意數幅可盡當局諸人生平噫國家危注意
相亦何取於此輩為哉

壬寅大學士來宗道進太子太保孟紹虞為禮部尚書

癸卯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加太僕寺少卿

甲辰諭廷臣曰邇者上天岳戒月食太甚傳曰月食修刑
得非無辜含怨兆民愁苦致然與九卿科道各陳安民察
吏富國籌邊之策朕將採行之毋虛文塞責
禁章奏先泄旨抄傳

裁光祿寺冒官八百二十一人

己巳太常寺少卿阮大鍼論魏忠賢之罪且辨要典勒入

臣名

翰林院檢討陳盟言前四川督盡命太寺少卿劉時俊有

功被冤章下所司

釋故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時

刑部尚書蘓茂相謂律借用龍鳳紋杖一百徒三年即使

承恩不在八議之條亦無死法況入世廟之親甥乎

從之

丙午劉漢儒鍾价楊時化閻可陞仇維楨彭祖壽張鼎延

曹師稷祖重燁顏繼祖郭先言為給事中先言南京戶科

甘學潤范良彥宋景雲張養林照陰李應期梁天奇羅元

賓李炳黃仲暉李遵楊中樞韓光先朱健為試監察御史

朱健南京

少保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李從心改戶部尚書總督倉

塲許宗禮仍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吏部右侍郎劉澤深為

順天府尹

任中英為都督總兵官鎮守浙江徐鎮都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
丁未順義王卜石兔來貢

故建文臣練子寧裔孫一奎奏求恩卹下部復其官

戊申巡按直隸御史宋禎漢請卹故工部郎中萬燝籍田

爾耕孫雲鶴張體乾楊寰許顯純諸家報可

己酉巡撫 戶同臯王尊德並進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

南京山東道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庶耻

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

命吏部清汰加銜其例貢納賢諸生毋優免

太僕寺少卿賈繼春劾李虞夔追卹萬燝劉鐸楊連蘓繼

歐錄用李若星張慎言從之

魏良卿侯國興伏誅容光先容璠容氏兄姪楊六奇等永

戊

裁南京兵部左侍郎

還給韓爌劉一燝馮銓誥勅致仕

起林鈺國子祭酒錢象坤為禮部尚書李康先唐大章為

左右侍郎汪輝為吏部左侍郎徐光啟為詹事劉鍾英為

國子司業莊際昌為左諭德丁進為右贊善
張九德為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
張維樞郭增光為工部左右侍郎費兆元丁啟濬為刑部
左右侍郎楊所修為右副都御史張守道為南京工部右
侍郎

癸丑李從心仍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攝右侍郎事
甲寅諭吏部凡會典額外官如添註添設者有闕勿推補
又文臣非正卿武臣非勳爵總兵官實有功者不得加保
傅等銜下吏兵二部嚴加清汰

乙卯大學士施鳳來奏韓胡煥猷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古
人無譏何臣之未諒也

談遷曰平勃仁傑有古幾人乎先臣李文正頗似之亦
蒙譏於世平胡憤一報以藉口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
男子也

復故嘉廟裕妃張氏封號卜葬初裕妃忤容氏魏忠賢
被譖幽之餒死

文安之為南京國子司業
丙辰命定逆案先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刑部議崔呈秀

外吳淳夫倪文煥當削秩奪誥命田吉李夔龍褫職田爾
耕許顯純當逮論楊寰孫雲鶴崔應元等當削奪上以
未蔽法下再擬夔龍淳夫文煥吉追贖遣戍爾耕顯純論
死應元雲鶴寰戍邊
丁巳錦衣衛都督鄭士毅奉命裁覈冒濫言舊額旗
役三萬人不許命同部科往
吏部右侍郎許宗禮辭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戊午工部尚書姚思仁進太子太傅
庚申召故御史張慎言等

還給李思誠吳姓誥勅
前尚寶少卿黃正賓言臣戊大同內臣尅減馬價各軍鼓
噪毀官署劫典鋪將吏叩頭求免比時撫按劫內鎮之威
莫敢奏聞邊防壞盡即一鎮可推各鎮故闕宦者天下禍
本也交結速化作備者魏廣徵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
化浙產冒籍京師以考察部即不二年驟躐尚書督理大
工尅減工銀無筭程呈芬妬其專利詆於忠賢令閑住大
化睹瑞局必敗與表姪楊維垣密謀令首叅呈秀為翻局
地乞褫秩逐之上命楊維垣不許住京師徐大化令回

原籍

辛酉袁崇煥廢錦衣衛指揮僉事

折嘉興湖州灾租有差

時揮漢虎墩兔愁駐獨石塞外舊開平所脅賞且東侵豐

州難套虜爾莽勒吉能告援

孝純劉太后祔慶陵初慶陵玄宮稍廣其制故前祔孝元

孝和二太后今祔孝純適相當也

是月諭戶部遣覈海外軍餉

遼東前鋒總兵官朱梅私言建

之喪且議款其語

悖上切責之

初上御便殿閱章奏聞爐烟覺陽升愆動心疑之出步

階掖間乃定命撤爐香諭司香內官此何來曰宮中舊方

上此之後不許造毀其餘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

香誤也

戊辰崇禎元年

正朔亥朔八上御皇極殿天下官來朝

五永年縣大風雨晝晦

天不雨

丁卯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典試復命入都邸抄凡
攻魏崔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
說乎以東林為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魏崔之輩崔魏而
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

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數也其
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
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
其所引後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即不
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又有泊然無營條乎自
遠謝華賸其若脫付黜陟於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
推獎此尤澹漠寧靜純乎君子也今日邪黨則無不邪黨
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
之行已寧在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庶隅自以假借矯激

深咎前人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庶隅
矣於是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
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
嗟乎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
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
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豪傑決無沉埋况奉
恩綸屢禪酌用而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
鈇彙雖或薄從滿雪未引同升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
復子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

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
自敗即何待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
其人既已為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迷
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也又伏讀聖旨韓爌清忠有執朕所
鑒知之諭深仰天聰知人則哲而廷議殊有異同可為大
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大臣閔默爌
獨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
人手迨權奸大張爌抵觸投劾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如則徒以
粟擬能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累、有從而時議獨殺

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闕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節三月居官昌言獲罪同輩憚其方嚴有人如此雅謂千秋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日甚加之窩盜豈以其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從龍以為之兄不知有文徵一明之特行文彰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燃然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臣所謂正氣未伸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論韓曠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日之是非又故憲臣鄒元標蒙旨優卹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至於海內講學書院經逆璫矯旨折毀者併宜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負勝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甯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進言失儀陛下慨納其言薄鐫其級時經三月倘召復原官則聖度極於天矣有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用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各書院不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王子履混亂朝儀業經薄罰豈容薦舉市恩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言畿民之困宜悉蓋發難以來征派無虛日而最苦者莫若招買鹽料給價常少給期常遲貴賤既不相同而緩急又不相應是名招買而實加派也向者督餉臺臣欲以京邊錢糧微料並本色有司每稱未便臣以為留京邊實數筭作料並定價令有司自行招買勿派民間則民免剝削而有司亦省給筭請明年為始凡府州縣三分為率二分解本色一分解折色上是之下所司戶科給事中楊時化言裕軍需恤窮民略曰軍需首亟糧餉次則兵甲硝磺等物聞津運之餉關外者米並半折乾健兒得銀易於蕩費羽書孔棘商販不至即有銀安糶乎如海運多埋沒其存留者遂不報此計部日運而關外日匱也兵甲不堅利得我甲胄三而造一臣御出硝出黃出鉄商販至價不時給即給而抽扣常例之費十去其五嗟乎上下相蒙如是而欲士飽馬騰何可得也海內民窮極矣不獨困加派也亦貪殘之吏藉口考成多方賤削以盈豁整之欲獻骨見髓國家有貪酷拿問之例而曾不知懲則撫按之責也大抵循良者捆幅無華或自負居官無

媿不肯逢迎而悞熟無骨及狠辣有手之反獲上而駕其上
上虛聲進而實政抑撫按之舉劾多與民間之是非不符
何以令暴汚知戢乎故察吏安民毋使吞舟漏網即足食
之上策也章下所司
戊辰大學士楊景辰入朝
錦衣衛指揮同知許夢麟奏許顯純孫雲鶴楊寰王涖民
罪狀
前兵部尚書霍維華奏辭新命且述忤璫始末薦周道登
郭鞏不允辭

逮大理寺正許志吉

已巳太僕寺卿郭興治辭右副都御史

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奏薦故輔韓爌葉向高部臣張問

達孫居相曹于汴喬允升蔡毅中都御史馮從吾詞臣錢

謙益列卿翟鳳翀梅之煥臺省高弘圖張慎言倪思輝王

大年張論周士樸劉廷宣周昌晉田瑜張德安伸練國

事陳必謙房可壯阮大鍼王志道汪泗淪王一申張捷

唐午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誅連之網宜速開黃山之局

宜早結起廢之特典宜慎逆璫之遺穢宜除上大是之

壬申戶部尚書郭允厚言天津餉額米從浙江湖廣山東南直而至豈從山東北直而至率從東近畿道府餉司又實董之諸臣終歲經營而軍中時告匱臣攷其故皆運收要官折乾為之也夫折乾無鼠耗無腳價豈不甚便但主計之運籌轉輸之趨督一切疏檄臚列皆本色非折色也此折乾者皆私也彼諸委官未免侵漁即盡入軍手乃五斗粟糧可飽通月而折銀不過三四錢市脯沽酒不兩三日而畢矣據臣部之措發無顆粒之欠向各倉庾而視之實無顆粒也章下所司嚴禁之

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同知經筵日講

趣總督張鳳翼赴閩移順天巡撫王應芳於喜峰口

起前兵部職方郎中余大成王繼謨員外郎鹿善繼主事

沈際

癸酉翰林院檢討項煜言去邪起廢各當酌上是之

禁衣飾侈僭及婦女金冠袍帶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

甲戌馮時行為通政使司將一驄為太常寺卿

上御文華殿講訖諭九卿曰月食修省令條對卿等大臣

何未之見也因手勅示之

陳盟為國子司業黃近朱為吏部文選主事

戒諭百官曰朕聞除奸賞後入主之大權畢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藉勸繩以維法守戒覆轍以勵新圖今為爾文武百官明詔之邇督師王之臣奏安插屬夷者逆惡罪樞表裡為奸招群狐盜切國柄刑政多懈賞罰無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爾諸臣所目見也幸天厭大奸早正國法蠹孽盡洗內外廓清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本末殷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為始各務滌肺濯腸各修職業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愆忽誕慢之

習勿得苟懷私圖致僨國事動護之權奸孽時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內外各衙門積年弊竇尚未清釐該部院自行簡舉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私壞公逞臆熒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窺矚妄營者朕不特廉察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闕國計者遵我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推其大法小廉柔遠寧邇以佐朕平明之治

命司禮監斥賣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不必估
直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榜為策勳府
督師王之臣奏安插屬夷分置閩西薊鎮宣大凡千五百
餘人
減黃山價仍十二萬金前許志吉增共二十五萬巡撫應
天李待問奏減之

乙亥工部尚書薛貞免仍乘傳

丙子夜月食

丁丑江西道御史林棟陰言六事重票擬申公論惜爵賞

嚴核實慎言路審機秘報聞

戊寅吏部大計外官命下倉官於理

何吾驤為左春坊左中允

己卯禮科給事中周可陞言六事保聖躬恤民困復邊疆

起廢官扶吏治廣制額報聞

兵部請移毛文龍於蓋套下廷議移督師於閩門

畢自肅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禮科給事中仇維楨劾吏部驗封司郎中周良才保定府

同知王象復太僕寺卿署工部郎中徐四岳太僕寺少卿

梁夢環俱黨逆漏網報聞

庚辰南京戶科給事中陳堯言六事定聖志隆泰文惜人
才慎邊功息紛囂重名器上嘉納之

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龍生長於泉虛實了然
於胸聚艇數百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一

人作賊一家亡恙一姓從賊一方可保而總兵俞咨臬與
吳夫為兒女姻丙寅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

其收楊祿楊策以為用然撫寇之後必散以原籍領以的
保而咨臬招之海即真之海商民任劫今日受撫即明日

為寇昨春中左所之變朱一馮嚴檄楊祿楊策者然無踪
咨臬始縮舌無辭劾副將陳希範并及咨臬而錢神有靈

冰山足倚聽強寇蹂躪內地同安海澄間故閩帥不可不
去也朱一馮忤淳夫不安其位而在閩久才識並練不妨

加銜久任故閩撫必不可不留也上是之速咨臬下法
司御史黃仲驊亦糾之

御史羅元賓言國家不得其理者無實心任事之臣則門
戶為之崇也自東林出聚徒講學非不善也然壇坫設而

標榜起標榜起而依附生不肖者因而排異已侵朝權於

是有攻東林者出夫攻者攻其願僻以借之大道可也乃
於人則引繩批根於己則堅營固壘以彼為我敵明以我
為彼敵又或自處多瑕呼朋樂善當攻人之時已開為人
攻之隙各攻各守通勝通負有自來矣今奸邪殄滅世道
一新然所誅罪瑞耳罪樞耳何與於門戶亦何與於攻門
戶者事也而得毋喜其局可翻伏機設罽以圖報復惑也
又得毋切、然憂其局可翻力為防遏以彌縫其間亦惑
也夫君子小人互相指之名今日之世革道也不惜革小
人恣禍之階并宜革君子道長之名不惟革借門戶以錮

人之獎并宜革借門戶以圖報之端之止嘉納之

辛巳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御史楊維垣言詞臣持論之偏指視元璿

壬午上皇嫂皇后張氏懿安皇后尊號居慈慶宮

以常州去年水災折絹有差

進再悅孔左都督盧抱忠都督同知

癸未始御經筵

錄外官卓異二十四人賜宴禮部仍紀錄
復故南京兵部右侍郎岳元聲官

甲申劉廷宣為大理寺右少卿
發帑金三十萬分給宣大東江

工部

即中朱國盛辭太常寺卿自免

命安置降夷於延綏寧夏甘肅固原間初兵部請處之山海關三屯營不許

頒懿安皇后詔

乙酉復故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官

丙戌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臺臣楊維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辨甚力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

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之楊璉及提

問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三才也特推其揮霍

之略未嘗不指之為貪於廷弼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

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今魏忠賢窮死極惡積

賍亡筭維垣猶曰厥臣公厥臣不受錢厥臣為國為民而

何况李三才以虎彪之結交近侍律當處斬奉有嚴綸初

擬止於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

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

觸璫嬰禍之蹟加以說情罔利已非矣如廷弼爌特粟免

一梟未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逆璫借為楊左
諸人追贖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殺楊左諸人以難於坐
贖改封疆之案派贖毒比此天下共知維垣奈何尚守是
說乎至不附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
望較王之寀不同紅丸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
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賣直趙盾亦未嘗
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
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以參沈濬許逆璫而
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於逆璫者也維垣

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超階躐級之儔為榮辱自
此義不明於是畏破帽策驢者相率為頌德生祠而希蟒
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而以臣為
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兩截
人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臣雖斬首
穴胸不敢奉命謂都門聚講非冒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
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謀之意或出
邪謀必不可逆璫之驅逐講學諸人折毀書院意猶學士
大夫之口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真儒自命學宮

之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
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
字夫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
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
於假及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假也東林自鄒元標王紀
高攀龍楊連外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
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造
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餘被廢諸臣一不敢冒薦存
沒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而曰臣大謬

臣益不受也維垣以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崔魏
之滿貫久矣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手維垣以無可奈何
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
餘諸臣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
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
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
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
矣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也
有
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勅節不阿或逐或遠此

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總之東林在
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
馬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
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群議不可不集願維垣之熟計之
也

閻紹隆為南鎮撫司僉書

丁亥劉廷元為兵部尚書潘士良為大理寺卿周維京為
通政司使許宗禮王祚遠為吏部左右侍郎鹿善繼為尚
寶司卿姚士慎為南京太常寺卿

孟紹虞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賀逢聖為南京國子
祭酒

禁光祿寺鋪墊陋習去冬十二月萬壽節行戶進鹿例輸
去金闈入苛索至費十四金內監崇進喜不之收太常寺
卿署光祿寺少卿事岳駿聲以聞
戊子丘兆麟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王從義為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並提衛軍務
刑部尚書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誠大
理寺左少卿以魏忠賢等獄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

呈秀屍於薊州又斬客氏屍魏志德希舜希孔撫民希孟
楊文昌胤昌祚昌馮繼先傅之琛董永忠崔鐸王祿俱永
成瘴地魏良棟年四歲鵬翼三歲崔鐘七歲鑰三歲以孩
穉釋放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各追贖原籍文煥五
千金淳夫三千金餘各千金田爾耕許顯純逮至論死崔
應元楊震孫雲鶴戍邊

錢中選侯世祿為

總兵官鎮守陝西臨洮尹啟

易為

將軍總兵官鎮守廣西

己丑御史李燦然言積貯繫國家大命近米價驟高民間

嗷、每歲漕糧早入京倉而買糴之法決不可不為講求

乞將籍沒權奸充餉銀十萬兩充糴本委戶部一官不論

救麥稻黍隨便收買至米貴日平市新舊相仍、子母相

轉可脩水旱有益於國家經久之計章下所司

是月太常寺少卿阮大鍼請合美天啟時奸狀略曰汪文

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授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

疏紛、迎合此中外謀傾宮眷之始也御史賈繼春疏揭

力爭汪文言等喉臺省諛王安佐楊左繼春削職此中外

謀殺言官之始也吏部尚書周嘉謨敢雅重熊廷弼復任

經略文言等重處姚宗文馮三元等四人自是所處必曰
宗文三元之黨此又中外謀壞封疆之始也汪文言等處
霍維華以謝王安諸閣效之遂戚畹撼中宮此又中外謀
危母后之始也
史談逸曰常菟決之會涇渭迥懸而邪孽深固謂富貴自
彼致之護萌惜芽餘說四出陳爾翼楊維垣阮大鍼輩
各文飾奸言回惑天聽孔子所戒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而大鍼又尤無所忌覆及邦家貽禍後日安得拔昇豺
虎以杜其源乎

二
癸巳朔遼東督師尚書王之臣奏遼地千里擲於腥羶者
七年今欲尺寸而收之惟在以遼民實遼土民有力者聽
其自墾無力者酌借屯本為資俟秋成徵還自寧遠以西
及左右近城者頗舊骨可仍自此而東久為戎馬之場故
地須分三等其近城處泉甘土沃為上則三年起科稍遠
而瘠為中則五年起科至於窮邊為沙鹵之場為下永不
起科部覆行之
甲午 上厭章奏冗長諭各衙門條奏須簡明毋出十字
如詞意未盡再奏

貴州道御史張鑑論媚璫之臣三等漏盡鐘鳴如劉志選等希榮干進如楊夢家李養德等乘機報復如朱章蒙等各賜處分志選宜下依律擬罪

乙未諭選宮妃

少師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主禮闈

辛丑命自元年十二月所發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如仍

稽違部科互劾

癸卯翰林侍讀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甲辰黃州知府胡芳桂上八事曰足用莫先富民富民莫

先禁奢曰農工商賈各執其業而天下治曰漕政壞於旂

軍之貧運官之不肯把總之需索曰民安俗化莫切於用

賢縣令欲賢令莫切於郡守司道之監臨又撫按之監察

曰天下臣僚善於其職者從來久任曰停止進學納附

曰免當舖助餉助工章下所司

張承詔等六人為給事中袁弘勳等十人為試監察御史

四川監軍叅議曹大受奏西南土酋獨安氏為勁其所據

之巢又為天設之險其受地則水內水外悉皆沃壤一年

耕可足三年之食其頭目則夷把漢把遇有警各率所部

果糧持器不費主人斗米寸鉄今欲剿夷非黔蜀交攻不可何也貴陽距蜀千有餘里而遵義永寧又隸於蜀為賊之後戶黔急則走蜀勢必有然且令蜀撫兼制黔事以調遣遵義水西畢節三路之兵如議剿而圖大創在相天時而察地利何謂天時安氏寓兵於農當三四月間民方急農驅之即戎必不悉衆以赴此以實乘虛天時之不可失也若論地利貴陽至陸廣百里一河深險天之限南北也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賊巢基置難進亦難退僅可據險而守獨畢節一路與四夷交通今為賊據如進兵必先取畢節臣按自永寧至赤水約百五十里路無險碍赤水有城可屯宜結一大營厚集其衆非十萬則七八萬進百六十里為畢節至大方不過五十里大方震恐必悉衆來拒此必鼓勇一戰可奪而據之據畢節則四夷救援之路塞然後遵義永寧之兵同日並舉彼方欲救畢節而又恐遵義之擬其後欲守遵義而又恐永寧之搗其虛彼應接不暇其鋒自折此剿之策也但黔蜀見兵不過五六萬餉乏兵少莫若據險而守斷各夷應援之路絕其商販禁苗仲耕鑿之利此守之策也若師老財匱且馳諭須一二道臣

為夷人信服者先會鎮雄商陽二土司議定後上疏請旨
定奪不三四月自可成功蓋鎮雄女主為安位之外祖母
每諭位令速撫以脫已罪以外母諭外甥便一也商陽之
長子冉天胤朱總督題為叅將向來傳目祀之書因以通
安夷便二也得此二便曉諭禍福何慮不輸情而自服此
議撫之策也章下所司

丙午禮科給事中閻可陞言起舉盛典如魏忠賢未用事
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為撫按所糾叅又如初受忠賢嗾使
擊排善良後無當其意亦遭斥逐自宜徐為商確若毫無

區別概據訪冊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愛憎互出毀譽
並存不幾虛起用之屢旨而負憐才之聖心乎上善之
丁未劉鍾英為司經局洗馬

建 駐兵河上邀截降夷難民總兵官滿桂遣守備張守
印以三百人潛渡河殺者甚衆斬三十二級

蘓松常鎮應天水災命折光祿寺白糧一年

汰工部加銜官

徐宗達為光祿寺卿攝尚寶司卿事復趙守信中書舍人
吳江民訴災下戶部議折征

免楊連等能廷弼等誣贓

吏部奏寬陷諸臣復原官給還誥勅大學士劉一燝韓爌
吏部尚書周嘉謨崔景榮余懋衡侍郎陳子廷南京戶部
尚書周希聖侍郎區大倫禮部尚書李思誠李騰芳孫慎
行侍郎張鳳翔孫居相李瑾岳元聲郝名宦解經邦
劉策沈演朱世守工部尚書朱光祚右侍郎南居益董應
舉都御史曹子沐喻安性郭尚賓程正己畢懋康楊鶴劉
可法通政倪思輝徐一榛王孟宸韓國藩劉宗周寺卿曹
珍易應昌韋蕃陳胤叢倫肇修寺丞蕭毅楊一鵬彭鯤化

姜習孔彭惟成詹事曾楚卿錢謙益翰林

葉燦文震

孟侯恪陳子壯方逢年姚希孟庶吉士鄭鄴應天府尹談

自省太僕卿莊欽鄰曾一召姜志禮韓策陸完學滿朝薦

劉維忠張涂孫之益馬孟禎倪應春羅汝元歐陽調律張

捷涂喬遷汪先岍史弼徐如珂王沆錢春王國瑚盛世承

彭遵吉傅宗臯陳之聞汪之彥司丞吳殿臣

戊申科給事中顏繼祖言先臣萬燝周起元周順昌周

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繆昌期丁乾學宜贈蔭陳子壯顧錫

疇方逢年彭汝楠游鳳翔馬鳴起陳序莊欽鄰劉麟長徐

應秋徐天禰馬任遠張孔教蔡思充邢紹德顧崇孟梁廷棟袁業泗且起用劾李師沆聶慎行命下部議戶部尚書曹爾禎刑部尚書蘓茂相並免爾禎前撫山西祠魏忠賢至是劾去明年追論削籍茂相亦不厭衆望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卿梁夢環逮之壬子戒交結近侍諭曰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甚為非法昨魏忠賢崔呈秀表裡為奸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殛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別竇若夫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

朕方廣詢博諮達於踰階歷位爾後宜各愛身名倘蹈前轍許科道糾參務醒積習

建二萬餘騎屯錦州塞外以都令為嚮導攻克拱兔男青把都板城盡有地產青把都遁復西誘來不的與合不聽我兵亦出哨截之回巢

前戶部尚書汪應蛟卒婺源人甲戌進士

戶部尚書郭允厚兵部尚書秦士文並免

罷薊遼督師王之臣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移駐關門

遼東總兵官馬世龍失事下獄

癸丑始御經筵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施鳳來知經筵大
學士張瑞圖等同知經筵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等十
六人直講讀編修倪嘉善等展書是日講大學堯典各一
章賜宴及金幣

逮順天巡撫右都御史劉詔以御史高弘圖等論其陷
耿如杞媚瑞也

丁巳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臧照如言易名之典如周順

昌高攀龍魏大中左光斗李應昇等並蒙聖諭分別褒卹

臣謹採輿論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宜謚李邦華孫鼎相

姚希孟錢謙益許譽卿吳姓侯恂劉芳孫必顯鄒維璉徐

大相華允誠又劉宗周孫慎行文震孟耿如杞宜起用周

順昌魏大中家徒四壁宜贍給章下所司

己未御史周昌普言欲除海寇必先除內地之奸宄又責

潮漳副總兵協救漳泉從之

庚申侯世祿為鎮朔將軍總兵官鎮守宣府

復巡倉御史

下太監李永貞劉若愚李實於獄永貞粗通文墨為司禮
監秉筆導虐李實往蘓杭織造誣劾周起元周順昌等若
愚博洽典故永貞每諸問之俱為言官所劾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請內外官久任至召對薦舉並做
世廟西內常直之法通政司限字並做宋人貼黃之法又
會典宜重修立濬大學衍義宜刪補且上嘉納之

三月戊朔能膏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能文燦為右
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耿如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並

提督軍務

起王永光吏部尚書改王在晉刑部尚書商周祚南京兵
部尚書起郭鞏兵部左侍郎周延儒馮之騏為禮部右侍
郎張鶴南京吏部右侍郎王家禎徐紹吉為戶部左侍郎
家禎督理邊餉紹吉督理京省錢法
高弘圖為太僕寺卿添注
癸亥禮科給事中閻可陞言媚璫諸臣李蕃建三祠李精
白建兩祠迎像真足九拜呼九千歲毛一鷺建祠於應天
姚宗文張翼明建祠於湖廣大同朱童蒙建祠於延綏用

琉璃瓦劉詔建祠於薊鎮冕旒金像吳淳夫建祠於臨清
毀民萬舍祠河南斥民居萬七千間祠江西斥澹臺斌明
祠又江夏知縣王爾玉刑偏熊廷弼長子自刎於獄廷
弼妻稱冤裸杖其二婢貪暴何如也又鄒元標馮從吾之
理學楊漣之節義沈惟炳劉懋皆力救楊漣尚淹其啟事
杏一原官餘復何望哉命召沈惟炳劉懋等
甲子巡撫延綏都察院岳和聲言鎮餉京運歲額四十三
萬三千七百三十九金四川協濟歲額四萬金今歷欠百
五十餘萬以套言之吉能物故諸子幼弱首婦以罕同

空名統屬之是以干兒罵炒計旂牌等首自天啟五年背
盟入犯又款市賞兵部欠馬價八千三百六十金今春
何抵乞以陝西新餉二十六萬給延綏抵解遼餉章下所

禁漳泉人販海

王在晉改刑部尚書王永光改戶部尚書各仍太子太保
乙丑文大行皇帝發引已巳登德陵
故楊東明贈刑部尚書故郭璧贈南京工部石
侍郎

丙寅河南道御史羅元賓言揆地盈列相業且光自葉向
高以來陰陽閃爍彼此彌縫骨鯁之風微養癰不顧今結
轍可更積威所劫如粟擬張凌雲陳大同之侵欺科臣郭
興治請冀明而曰不必苛求閔撫失事聽其規避寬張體
乾田爾耕之罪此專擅行私之漸也焉用彼相哉

戊辰前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單明詡工部侍郎何宗聖
張文郁削籍前吏部尚書周應秋閑任章職以吏科都給
事中魏炤乘劾其媚璫躐進也
諭近來誥勅繁稱遇情殊為非體今後撰擬不由詞臣繕

寫不由中書者俱按駁從中書舍人李不代之請

御史吳煥言五事清軍餉汰冗吏覈循良懲貪墨咸加派

工是之

密雲卒乏餉而器事聞命戶兵二部速給

許章奏如古貼黃法節其要粘進著為令大學士李國樞

言之

李國樞工十事屬必為之志務典學之益執總覽之要廣
聽納之方謹內侍之漸崇節儉之德覈職掌之實精用人
之衡恤下民之若循文任之法上大是之

補章允儒等五人給事中喬承詔等十五人御史
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畢自肅言邊事曰審布置之法三
方並建毛鎮居東寧鎮居西登鎮居中共為聲援聞旅順
去南四衛甚近險阻可馮若令登鎮以全力移守相地據
險收集遼民為屯牧進取之基後責寧鎮協力並舉恢復
河東曰明戰守之法偏箱車重大難旋溝壑惟田車為便
若得千餘輛驟引之無事轉輸有事列營外列拒馬木布
置槍砲內藏精騎逐北曰慎沿邊之防云云章下部覆行
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免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先帝

時票擬不歸閣臣逮繫俱出中旨長安噴有繁言魯生明
目張瞻謂肯不從中出而誰出甚創執中為帝宅為中王
之說牽強附會長忠賢矯擅之惡天啟五年七月既枚卜
詞林循資拾級人、覬覦焉得真才而用之且老成云者
成即為老、於識非老於年蓋陰為馮銓地也丁卯典試
湖廣試錄後序荒唐頗僻謂屈悲宋謹安所用之又云據
所欲言朝上而夕報可亦小臣呼吸上通帝座之驗已明
取旨如寄不敬莫大焉命部議處已削籍明年遣戍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並免各進太傅廕尚寶司丞遣行

人賜金幣廩役
兵部尚書閻鳴泰免明年遣戍鳴泰前薦前總督遼王象乾
云往事不具論自天啓二年二月廣寧陷後以中樞自請
行邊至關門率撫夷諸將王牧民朱梅等至八里鋪呼虎
首之中軍貴英恰等面勞之各踊躍從命時象乾年逾六
旬下部議命入
御史高弘圖郭興言張文熙俱為太僕寺少卿胡承詔為
南京太僕寺卿
工科都給事中陳維新調山東布政司參政

戊辰禮部左侍郎李孫宸署翰林院事

己巳錢謙益為詹事

兵科給事中楊時化論高平知縣喬淳貪虐下臺獄

魏紹乘為太常寺少卿添注提督四夷館楊維垣李耳培

各為太僕寺少卿添注

壬申援遼總兵官毛文龍奏建遣可孤山馬秀才等

五人至皮島求款

癸酉盜焚劍州

丁丑奉 熹宗愍皇帝神主於慈寧宮

已卯戶科給事中鍾珩言熊明遇黃龍光徐良彥鄒維璉
鄧漢等誣贓破家今日沒者卹更宜贈廕戍者釋更宜冠
帶廢者用更宜勅注

冊擬如北城兵馬司指揮彭大科以乙榜不往賀賜第工
梁推工部主事半載不下竟調景東府棄去雖乙榜

亦不可輕也

辛巳昧爽陝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

壬午虜入大安口尋遁

勅倉漕大臣通惠河司官各先期浚河毋阻運從巡倉御

史李遵之言

重脩光宗皇帝實錄成光廟紀事僅周月先成因國

本紅丸多煩詞命重脩以進

刑部侍郎黃兆元卒

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

御史張三謨言今日群下非他即強半事魏忠賢媚崔呈
秀之流晝伏之鼠忌明靈塲之鬼宜夜其心固不欲世界
光明也此輩反覆布置必欲使揚左不為忠臣鄒趙盡為

邪黨意原被魏忠賢厭薄斥去者本屬黨類可急引為同
調至會題差處者可歸罪忠賢已耳獨首被推折之徒皆
彼合謀并力以攻之而駟不及舌言猶在耳諸臣若來邪
正難掩不得不舉王安為對果借李三才為葛藤同市井
之白賴顧左右而言他尚恐聖意猶疑旁觀未厭遂言澄
汰已清紛囂可禁徒見其張皇太甚愈增狼狽矣夫自逆
瑞發難雖名役用諸人實諸人陰用逆瑞又各用之以報
怨爭寵今禁錮塗抹往日諸臣索垢尋癥謂不可用孰一
定之案據相尋之轍永忠於魏崔豈不悖哉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高攀龍左副都御史楊連左
僉都御史左光斗工部尚書馮從吾應天巡撫右僉都御
史周起元給事中吳國華魏大中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御
史吳裕中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夏之令袁化中吏部員
外郎周順昌工部郎中萬燝吏部郎中蘓繼歐左諭德繆
昌期翰林檢討丁乾學陝西按察副使顧大章揚州知府
劉鐸刑部員外郎張汶各贈廕有差

前大學士方從哲卒從哲字德清人籍錦衣衛萬曆
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歷令官予祭葬贈太師廕尚

寶司丞

癸未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薦廢籍諸臣陸文獻鄭以偉熊
明遇李邦華徐良彥湯應昌熊德陽李日宣黃龍光熊化
鄒維璉徐大相樊尚燦溫國奇練國事沈萃禎又申用懋
劉永基吳默妣希孟錢謙益王志堅劉錫玄陸康稷朱刺
黃運泰董懋中

甲申四川道御史吳煥劾太監崔文昇曹欽程等罪命下
法司

乙酉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別如綸言三朝要典史臣斷

案多與聖意矛盾

云

有旨要典纂脩雖在逆璫竊柄之

年實天啟前事史臣如曾楚卿徐紹吉謝啟光朱繼祚楊

世芳等被逐幾盡書成絕不加恩書中人品不同議論各

異孔子云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朕仰承謨烈俯察品

流存是書以定君臣父子之衡虛其心以書用舍進退之

法本自畫一有何矛盾別如綸妄言姑不問

發帑金五十萬濟陝西軍餉

丙戌科給事中顏繼祖薦彭汝楠周國賓王夢尹添註

京堂及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俱不許

京堂及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俱不許

是春插漢虎墩兔慈殺那木兒台吉

四朔已策貢士曹勳等三百五十八人賜劉若宰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故事廷對三月望日以先帝山陵移其期
南京倉庫告匱命撥江西湖廣漕運濟之

命禮部禱雨

薛三省為南京禮部尚書喻晏性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
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
岷王幹陞薨

丙申黃克纘為南京吏部尚書杜士全為南京工部尚書

呂圖南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

王祚遠張鳳翔為吏部左右侍郎祚遠尋署部事李成名

為戶部右侍郎唐世濟為兵部左侍郎丁啟睿王尊德為

刑部左右侍郎

李邦華為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
務崔爾進為戶部右侍郎督理遼餉巡撫天津等處督理
征東軍務楊嗣修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督理軍務
前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卒
向高字進卿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歷

南京禮部右侍郎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獨
相五年時神廟久不朝章疏多留中向高善因事補救
神廟心重之天啟初再相邊圉日棘魏忠賢竊政向高
欲調劑中外更蔓其禍識者悲之十年予祭葬贈太
師謚文忠廕尚寶司丞

吏部尚書房壯麁免
前吏部侍郎黃儒炳卒

命六科進稱頌魏忠賢紅本

庚子兵科都給事中許可徵奏清錦衣詭籍曰澄銓轉之
源祖制世職與本銜原籍科目者兼用流官止許帶俸今
大紊矣有不冝堂上而堂官不冝筦事而筦事有假軍政
叅處有冒籍本銜有胥阜亡命借加納名色儼然冠裳常
一一查汰曰責成功之實曰申戢獲之規限懸牌之額清
改授之獎嚴漏網之誅防造言害政之漸上從之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追論御史石三畏陷張慎言請召慎
言處分三畏報聞

御史高捷言魏忠賢時工部主事楊惟中冒右副都御史

之銜袁燦乙丑進士筮任一月秩進太常少卿彼何術而
速化若是陝西新舊督臣史永晏王之采具疏祠瑞令互
諉閱其章奏終不能詳編修吳孔嘉^修怨同族吳養春等甘
事逆瑞黃山獻諛流毒鄉井乞此五人或斥或勘報可
洪瞻祖年志夔^免

諭各科章奏繁冗令廷臣遵降貼黃式否則會極門內臣
不許入

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

故知縣王碩輔子徽^履畢節衛正千戶

遼東前鋒總兵官朱梅致仕告老不許

孔聞詩王猷^式耜陳獻策余昌祚劉斯垓張國維王都

為給事中聞詩吏科猷^式耜戶科獻策兵科昌祚斯垓國

維刑科都工科裴君錫許國榮許世蓋孟國祚祝世美盧

兆龍顧國寶張元趙京仕韓一良王家彥馬思理鄧鏌

萬應斗張鏡心劉安行陳續化李春望馮杰王繼廉王道

直江應元陳廷謨曹暹史堃馬如蛟李完郁成治黃宗昌

徐尚勳毛羽健張學周梁子藩高欽昂龔一程周維新馮

明玠戴相鄧啟隆鄒敏祚吳玉倪元珙趙洪範任贊化張

茂梧顧其國李嵩美兆張饒京王應斗田時震王相說牛
冲玄高春明劉調美為試監察御史萬鵬為南京科給
事中馮采聘韓相劉養粹沈希韶任僕倪成章王之朝為
南京試監察御史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郭增光疾去
壬寅御史范復粹言復連必先守蓋套蓋套必先南北汛
口蓋套抵三岔口風半日西至覺華島一日聲勢可張林
木森茂進而營蓋套因進連雲海上設伏三岔河進牛莊
進東如寨敵至則我歸敵去則我駐而毛文龍之子承祿

官都督僉事宜分兵守汛口或南衛進迫之勢報聞

癸卯雲南道御史滿士遴劾巡撫福建朱一馮緩則擁節
急則鼠竄

南京戶部右侍郎王城以按察使數月起黔撫歲餘入司
農其何解於通閩之罪乎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工科給事中顏繼祖各劾太僕寺少
卿兼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道啟中旨繼祖并及李蕃

許代王全祿不為例

甲辰南京兵部武選主事別如綸請郡縣專練鄉兵

乙巳遼東叅謀都司胡以寧上言方略若蓋套若長生島
若鎮江鳳凰山若鴨綠橫江等處皆可出奇為疑伏為犄
角而右屯廣野膏腴之地大可興屯又於三金上設十二
屯堡又言遼之地東海北山中土膏腴山有五金之利海
有魚鹽之利地有五穀林木之利今能效趙克國之屯田
又效甓子之鑄山煮海何如派重額之為又言徒流當議
者赦閔實當罰者與之贖重則議遣遼東以實邊塞

御史葉成章言柴炭商人拘送惜薪司之若又濫而不節
者冒破之端也積而無用者朽蠹之物也一皇上誠召惜

薪司而問之比歲供十有一厥者果盡輸大內乎盡輸果
無屑越無贏餘乎有之則清其耗蠹歲可省十之三核其
虛冒歲可省十之二一上是之

王業浩為太僕寺少卿周宗文為尚寶司卿

太僕寺卿李蕃免

丁未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誠免

命正一真人張顯庸禱雨

己酉諭通政司近乞卹典太監如會典例不合毋封進

張道濬為錦衣衛僉書

司禮太監王永祚提督東廠王文政署司禮監印
濟陽衛指揮卓銘乞開採奪俸五月戒以後瑣利

庚戌王伉為右通政

諭吏部諭前大學士韓爌

建於千餘騎自收臺至閩陽驛授一夷謾書而去大略謂

我鎮撫不能戰又不肯和是欲用刃兵而戕民命耳又云

揮酋西遁其頭目歸之者衆令我東西受敵云時建 若

饑欲脅款也

御史李炳言揮酋戰撫機宜云虎墩兔憨駐牧遼邊素稱

款夷今吞哈喇慎諸部乘勝西偏卜石兔欲并得卜酋諸

部市賞要挾無厭今惟有講折與撫賞兩則講折之說揮

酋以下初賞額數萬今數年來遞加至三十一萬恩不少

背一也薊遼撫賞三十一萬宣府諸部止十八萬大同卜

酋止十一萬多寡相懸奈何舍多而就少二也卜酋願分

以與猛酋猛酋不可以分卜酋三也揮酋分兵同攻不惟

自絕於天朝亦自輕其部落四也宜明布文告抑其桀驁

之志至於撫賞在遼左諸 如揮酋虎墩兔歲十二萬揮

漢下小歹青歲二萬六千有奇拱兔二枝歲一萬六千五

百有奇哈喇慎歲二萬七千二百餘又有色令等部零費
今既多為建所吞則此七部之賞宜酌歲顯以賞揮首
如揮首欲得王號以雄於諸則如順義王例加封奈何
致其渝盟要挾哉章下部覆行之時虎墩兔於宣府塞外
張家口十里聲言欲得卜石兔市賞詔之使詣陽和講誓
初犯殺胡堡殺將孟吉計卻之
江西道御史郁成治言易名之典聞有明旨該部十年不
覆得母子孫式微不能載誓而先容當事乎以私害公莫
此為甚乞該部速覆以俟聖裁并謚周宗建上是之

癸丑王繼光為太僕寺卿署少卿事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豐入貢

存問前南京戶部尚書林學曾

孔貞運為少詹事

甲寅冊貴妃田氏淑妃袁氏

議自錦州右屯廣寧至三岔河築城

丙辰翰林院侍講倪元璐上言三朝要典成於逆監其書

當速毀請詳其說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挺擊者計安晉神祖主紅丸者伏羲之言爭紅

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
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
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瑞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
水火不害塌麓此一局也既而楊連三十四罪之疏發魏
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瑞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
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
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
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諸奸創
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

上公之鉄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甚議要
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
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印紛囂改亦多事以臣所見惟
毀之而已夫以闕監之權而屈從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
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
模大典則魏忠賢欲與是肅皇帝爭權聖崔呈秀可與張孚
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
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製為例假
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

錄有本等之書何此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
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果則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
案者之累又纂脩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
三等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
最上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
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為異本末炳然雖有岐
者莫或能加之也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
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者雖非盡有擢
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

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
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揚世芳吳士元余
煌等備極調維其於忤瑞諸疏有匿其全文有刪其已甚者
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決不下一不道
無將等字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
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也願
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銀板毀焚仍命閣臣開館纂修
天啓實錄捐化戒心編纂信史勿以恩怨橫胸一切妖言
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妄形奏牘則廓

然蕩平矣有者已有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着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上言挺擊事贈卹劉光復而於王之

寀斬之不平者一紅丸事孫慎行尚推獻啟事而李可灼

先登訪冊儼廢棄諸賢並列不平者二移宮一案楊連左

光斗一時激烈未始非杜漸防微今必欲為連罪案何居

手不平者三封疆為重熊廷弼梟首西市而楊鎬王化貞

竟遠遁福堂不平者四楊左與王安初非有交結之情乃

今動以王楊魏崔為對案不平者五宰相為諸大臣之綱

造毒之魏廣微逐腫之顧秉謙媚瑞取厭之馮銓瑞敗彌

縫之黃立極顧竊恩綸擁富貴不平者六

戊午御史黃宗昌言矯旨不可不辨偽官不可不刪命數

之

庚申日講官翰林院檢討李明睿言要典會議存毀曰毀

則誠宜毀曰存亦何必不存、而後皇上之放殛所遺

者可盡得其所是不至稽誅於極辯之朝、皇上之所側

席而求者可盡得其所非不必更勞乎夢卜報聞

建以二萬騎經廣寧西助揔漢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請營軍盡日而操非日
加銀三分不可其月糧一石且定某倉專領營馬原額二
萬一千二百餘匹每匹月支芻豢銀八錢六分不若精選
萬匹餘歸太僕寺變價貯庫可省料萬餘金將選鋒二萬
人分兩班日加銀三分常操部覆行之

五
辛
朝
百
朔
翰
林
院
侍
讀
孫
之
麟
言
要
典
萬
不
可
毀
泣
訴
於
朝
命
廷
議

吳自勉為鎮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延綏王承恩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臨洮楊國柱仍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浙

江
壬
戌
陳
必
謙
補
南
京

道
御
史

癸亥時兵部推協理京營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代
王之臣工科顏繼祖言以維華行而速之臣之去是欲庇
之臣也以維華署事而緩袁崇煥之來是不欲用崇煥也
維華狡人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
左逮而陽為救者亦維華也甲子歲以刑科給事中倭倭
卿倭侍郎倭尚書倭宮保無叙不及有脊必加臣所不能
為維華解乞立行褫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命王之

臣不得移鎮三
前戎政兵部尚書呂純如子世炎廕入國子監
兵部職方司郎中俞大成進太僕寺少卿
左副都御史楊所修落職閑住御史田景新削籍以
給事中張國維論其獻媚邪黨也

丙寅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落職
閑住御史鄒胤祚等屢劾維垣為逆瑞私人占氣最先轉
身最捷貪天為功賣名市重如韓爌鄒元標馮從吾楊濂
文震孟皆極力詆誣而李恒茂與之聲勢相倚亟宜處分

故有是命

丁卯王永光改吏部尚書進太子太傅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言國計民生戰守撫剿之局宜計
屯田之舉行宜力鼓鑄之利病宜講加派之額數宜均如
山陽止派七千三百金有奇桃源反派八千二百金知城
正賦止二萬四千金遼餉加一萬一千有奇織造之錢糧
宜問上善之
已巳燬三朝要典諭曰
皇祖皇考洎於不熹皇止慈止
孝載之寶錄足昭盛美乃復增要典原不能於已明之紀

綱復加闡揚徒刻深附會編駮不倫朕無取焉今盡燬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免維華為給事中時排楊左紅丸移宮之議例轉按察副使楊左去復原官累遷兵部侍郎至尚書天啟末叙寧錦功忤瑞引去今起官被劾閑住明年遣戍

朶顏衛夷目酋蘓不的即長昂孫三十六家同伯顏阿亥

等部與棟漢虎墩兔憨戰於教木林棟漢失利殺傷萬餘人

許大學士李國權終養進少傅詹尚賢司丞賜金幣廩役行人護行

喬允升為刑部尚書岳駿聲為通政使起王洽工部右侍郎武之望為南京刑部左侍郎署右侍郎事陸文獻洪如鐘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湖廣楊述程梅之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甘肅

庚午翰林院侍講孫之麟引疾去御史吳煥劾其對君無

禮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殿上以回籍不問其情
起曹于沐都察院左都御史鄭三俊南京戶部尚書改李
邦華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
辛未劉重慶為大理寺左寺丞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翼明免言官劾其附瑞躡進也
太常寺卿阮大鍼免大鍼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啟甲子
吏科都給事中闕宜補大鍼而魏大中得之後左魏被劾
出大鍼意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論削籍
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免前御史張綱削籍御史馬如蛟劾

紹吉在諫垣時黨附為應甲等攻回本諸臣丁巳堯際除
正類殆盡及魏忠賢擅權又使其姪家張綱首劾鄒元標
馮從吾輩釁自此起同崔魏謀創要典把持恫喝故有是
命明年紹吉削籍張綱遣戍

御史王相說奏列民窮在有司弊四曰火耗之侵剋曰濫
詞之罰贖曰代折之打劫曰佐領之橫噬在地方弊四曰
田糧之隱冒曰強賊之擾害曰豪右之欺凌曰游惰之兄
食在衙門弊四曰庫藏之侵漁曰徵解之扣除曰僉派之
騷擾曰儀文之借取在功令弊四曰加派之積欠曰雜稅

玄黃水火是書為巢今燬矣玄黃水火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旁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後鴻訓反借之以強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且詆其奉使朝鮮貂參滿載云云又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疏攻鴻訓云云甲戌裁各部添註官太僕寺少卿李蕃免御史王之朝劾其督學時建祠也初禮科給事中李恒茂御史李魯生李蕃號三李諺曰官要起問三李傳魏周士樸為太常寺少卿房可壯為山東道御史

山西道御史徐尚默言四事票擬且一選館且公困窮且恤內地武備宜修報聞

乙亥御史曹暹劾大學士來宗道不問楊景辰被劾亦不

問

丁丑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大學士劉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舟壞僅以身免乞諭楊景辰劉鴻訓速入直立籌安攘之策至袁弘勳之借題抽身張道濬之出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

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免天啟初繼春在臺爭移官忤楊左

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御史上嗣位踰月繼春督學
南畿馳疏劾忠賢怙權流毒狀累遷內臺給事中劉斯垓
劾其變幻巧詐明年削籍
戊寅御史史堃高捷俱劾劉鴻訓得罪
己卯予故通政司使林材祭葬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追論前大學士顧秉謙等媚璫以去
輔不問
田珍程註為大理寺右少卿田仰為太僕寺卿
翰林院庶吉士李建泰為編修

發帑金五十萬餉邊

西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拒却之

壬午南京戶部尚書張樸免

癸未兵部尚書劉廷元免御史任贊化劾其御史時挺擊
一案主風癩之說也

前刑部尚書薛貞削籍

禮部主客司員外郎游王廷言自遼陽加派以來催科甚
亟不肖有司則勒火耗民奈何不窮請嚴禁之章下所司
甲申御史吳玉叅太常寺少卿趙興邦逆黨

上召諸臣於平臺諭輔臣來宗道等曰粟擬之事須悉心
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重會推宜慎侍郎王祚遠復請添
注不允責戶部帑金零星邊餉措辦無術侍郎王家禎引
罪諭兵部邊事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內使授筆札錄進
諭刑部矢旱凡用法務效先朝平允已出故給事中毛士
龍辨疏問果枉否科道俱曰士龍事屬風影望寬之各頓
首退已順天府丞邵輔忠劾士龍下廷議

乙酉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等官輔臣劉鴻
訓奏官員更調甚速若不行久任之法終鮮實效又云海

內差繁賦重更不可加派朕切思之更調速則民濫擾官
久任則課成功今後藩臬郡邑官務擇人相地宜俱如舊
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朦轉改調言官薦舉人才不無過
私市恩今後吏部以薦疏成冊後或隳職債事舉主連坐
遼賧兵事未結加派前已不少該部將新舊兵餉造簡明
冊進呈撫按官查有司私派即叅處三尺具在斷不爾貸
司農繫軍國命脉非清嚴心計之臣豈勝厥任所薦畢自
嚴才品兼優戶部尚書闕速行推補
起畢自嚴戶部尚書李長庚工部尚書孫居相戶部左侍

即督理京省錢法能明遇兵部右侍郎賈毓祥左副都御史楊鶴為左僉都御史張宗衡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督理軍務

丁亥建勦入犯河西高橋朱冢窪塔山又圍大興堡誘我降夷桑昂兒介順不聽詈之見執總兵朱梅砲卻之越數日工謾書求款邊臣不應去之

張河大為都督總兵官鎮守寧遠等務

光祿寺少卿康新民等言臣等川人也天啟辛酉六月奢

寅發難以底平定時閱七年文武將吏尚未邀半通之綸乞下該部覈功如總督朱燮元御史張論監軍胡平表亟

賜賚擢章下所司

起韓繼思光祿寺卿

常自裕朱文煥馮可賓文士昂龔而晏為給事中陳乾陽李

長春劉光汴羅世錦黃昌吳春謙為試監察御史昌春謙

南京

戊子韓一良補戶科給事中

己丑奪前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恩賚

棟漢夷目貴英哈為虎墩兔憨塔校禰善用兵將衆既死
新平堡其妻兀浪哈文帥衆自得勝路入犯洪賜鎮川等
堡折墻入忽報虜至孤店三十里初不傳烽以喇嘛僧止
戰也急保倚北關為營遂圍大同貴英哈妻兀浪哈文主
之大營有五萬騎屯海子難則虎墩兔也代王鼎渭同士
民力守知縣王 搜奸謀二十餘人虜知之分也四營
流掠渾源懷仁桑乾河玉龍洞二百餘里裸淫婦女酣飲
五日遣夷至總督張曉所賞曉遣西僧王哈嘛往諭時
苦旱乏水草我援兵漸集乃退冀北道副使任丘李貞守

借帑金千八百有奇勞渾左衛城守後失補削籍

熊明遇曰諸邊積弊先以虜犯某處入塘報隨出墻夜

襲 斬正濃割斷帳索如單魚射砍交加立時割級上

馬馳歸若侵明別部來救則無幸矣王威寧越沿路設

伏斬 百級於威寧海子封伯以此後人踵襲此錦衣

沿世之所以繫 也田樂斤松山不為無功然以燒酒

醉市夷閉門室中盡殺之以堵截聞食報在田爾耕王

象乾間用之然多買 使去隨以扞邊功加廕賞家藏

金銀不貲然盡為孔有德所擄崇禎初棟酋大入雲中

殺吏民萬計亦由新平堡夜燒殺講事夷貴英等百餘
人叅將撫將盡死西市矣可畏哉然猶曰殺者一也至
殺路人發塚中新死人顧以盈功數是何忍耶劉大將
軍縱魯為余言南蠻功更因甚至有修功匠能改婦人
屍作男形者而匠以修功名可笑亦可恨也然一級
賞五十金百二十級為大捷文武皆廢錦衣郎抄報功
必百二十級若有定限然者事理明甚
廣寧兵截建西走建退
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林堯俞贈少保謚文簡

是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碾次如斗時出入民各
襍之而不為害七月止

福建山寇大作

道董象恒剿敗之

